



# FATHER'S DAY

# 父亲

一次发现父爱的旅行

美巴兹·贝辛格 著  
蓝澜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FATHER'S DAY

# 父亲

一次发现父爱的旅行

美巴兹·贝辛格 著  
蓝澜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一次发现父爱的旅行 / (美) 贝辛格  
(Bissinger, B.) 著; 蓝澜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75-4075-8

I. ①父… II. ①贝… ②蓝…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838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3-6136

Copyright © H. G. Bissinger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父亲：一次发现父爱的旅行

---

著 者: (美) 巴兹·贝辛格

翻 译: 蓝 澜

责任编辑: 李瑞虹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075-8

定 价: 39.00元

致全身心信任我的扎克  
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格里  
致明白我写作初衷的阿里和彼得  
致全天下感同身受的父母

“你差点就死了，扎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 第一章 扎克 \ 001
- 第二章 一路顺风 \ 023
- 第三章 蓝色的盒子 \ 046
- 第四章 这就是一切吗? \ 067
- 第五章 无法忘记 \ 086
- 第六章 大使馆套房饭店 \ 104
- 第七章 在密尔沃基迷路 \ 124
- 第八章 红雀队和饼干 \ 142

目  
录

Contents

- 第九章 “一切都会好的” \ 155
- 第十章 我愿意做任何事 \ 167
- 第十一章 犯罪现场 \ 176
- 第十二章 波比 \ 195
- 第十三章 妈妈和爸爸 \ 213
- 第十四章 好莱坞的忧伤 \ 234
- 第十五章 拉斯维加斯万岁 \ 250
- 第十六章 进入洛杉矶 \ 264
- 第十七章 完美的照片 \ 278
- 第十八章 扎克和格里 \ 292
- 第十九章 现实之痛 \ 299
- 后 记 \ 307

## 第一章 扎克

### I

圣诞节过后，天气阴沉潮湿，扎克和我在布鲁克斯兄弟碰面。他刚从工作的超市下班。他在超市里负责把食品杂货用袋子分装，每工作四小时就休息十五分钟。我无法想象我的儿子二十四岁时从事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不愿意想象扎克努力地把溢洒的牛奶壶放在正确的地方，在工作指导员的帮助下明白鸡蛋必须要单独用双层塑料袋来包装，每每想到这些画面我就觉得丢脸。五年来他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而且他的余生也会一直和这份工作相伴。我儿子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不是纸袋包装，就是塑料袋包装。

他把工作完成得很好，但偶尔也会犯错：在其他同事想要认真工作时，他会像七岁的孩子一样去烦扰他们。他尾随其后，故意用令人发恼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大声叫他们的名字。他尽量不



和顾客说话，虽然他生性热情友善。他不轻易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像几年前在K市场的夏季袜子区工作时那样。当时，有一个顾客问劳保手套放在什么位置，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请求，所以他问对方：“你要手套做什么？现在是夏天。”这和他的逻辑相悖，他认为手套是冬天用的，不是夏天用的，扎克只想让顾客明白万物的秩序。

扎克很招人喜欢。女收银员们总是称呼他“我的小家伙”、“我的宝贝”，并且对他呵护备至照顾有加。他称呼这些女士时总是叫她们的名字，就好像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并肩作过战一样。扎克的动作不够灵巧，也可能是不够自信，因此没办法办理注册业务，也没法在熟食区工作。他害怕改变，因为固定的安排是他生活的导航。每一次我们外出用餐，他几乎都会点同一道主菜：三文鱼。偶尔，他会尝试从来没碰过的卡真鸡肉卷或蟹饼，但能带给他安全感的还是粉红色的三文鱼肉，即使鱼肉的颜色更多是灰白色，即使鱼肉不新鲜。

他坐在以前过生日时我买给他的懒人椅上，往后一靠，像往常一样看福克斯台的十点新闻，这并不是因为他想了解时事，而是因为看到市长、警察局长和被起诉的政府官员这些寻常电视新闻制造者们，明明被抓到把钱收进了腰包里仍大呼冤枉，这让他倍觉享受。他还喜欢把新闻节目主播和天气预报员的名字记下来。世界本应是无序和不可预知的，但扎克总是会把它缩小成一条窄小的直线。

由于出生时脑部受损，他二十四岁时的理解力大概只相当于

八到九岁的稚儿，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却很出色。他可以阅读，但无法理解很多句子的含义。他会基本的算术能力，却更喜欢扳手指头。他对钱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的妈妈黛布拉和我都鼓励他独立，我们允许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费城，那是他另一份工作所在地，他在那里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后勤；他的哥哥也住在费城。火车在第八街和市场有停靠点。白天，他一般会步行走完剩下的路，大概要走七个街区。但有时候，他也会偷偷搭乘计程车。打车费是十美元。他坚持要司机打表，然后会付给司机五美元的小费，这让他很受费城出租车司机的欢迎，虽然司机在他乘车过程中只得可怜兮兮地抿着嘴一言不发。

扎克不会计算一百加一百等于多少，但他知道答案是“很多”，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会觉得他的这个答案也不算错。他会去看电影，但对动作和情节毫无兴趣，他只关注电影中出现的那些他以前看过的画面。扎克八岁的时候，我带他去看《斯巴达克斯》，电影中有一段血腥场景：柯克·道格拉斯在一幢罗马式别墅里，仅凭一柄塑料刀，单枪匹马地解决了两百万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这一幕播放完后，他转过头对我说：“爸爸，看啊！一个游泳池！”他非常喜欢游泳池。十几岁的时候，扎克加入了一个游泳俱乐部，并和其他俱乐部展开对抗赛。当时，他游的是五十米自由泳。他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选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坚持游完了全程，即使他每一次划水都像迎着万仞高的惊涛骇浪逆潮而上一样艰难。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值得纪念的运动壮举。

扎克的智商只有七十，测了多少次都是这个结果；他的口头表述能力是九十，处于正常范围，但他的行为技巧只有五十分。我深爱我的儿子，但我认为自己并不了解他，而且也认为自己没法了解他。他的头脑并不简单。有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智商低得让我挫败不已，然而在某一刻，他又会出其不意地让你惊讶一把。我这一辈子都在努力了解他。我可以根据经验做出有效的推测，准确率还颇高。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我已经花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扎克身上，努力寻找适合他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我对自己给扎克做出的论断颇具自信，觉得比其他人所做的论断要可信得多。有时候这是偶然而又随性的，有时甚至是在毛伊岛第十四洞的夏威夷式烤野猪宴会开始之前。

爱一个这么多年来一直让你觉得神秘莫测的人，听起来很怪异。怪异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表述用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我努力地想要了解扎克，努力地想要让这颗种子发芽开花，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会选择逃避。我逃避是因为我内疚。我逃避是因为他不完整，我也因此不完整。我逃避是因为我觉得羞愧。心怀这种想法和坦白这种想法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我认为这样只会增加自己的羞愧感，虽然不总是这样，但很多时候确是如此。这是我的孩子，我怎能这样看待他？

但我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因为我觉得，当我们面对与与众不同都会这样，现实总是和期望有出入，甚至互相矛盾。

身为他的爸爸，我应该时不时到他工作的杂货店去看看。我应该帮助他、鼓励他，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以前，我也去过。我去的时候，扎克正在一条通道上休息，他不知道我就在附近。我看到一名工友走到他身边。我以为他们是朋友。这让我稍感欣慰。那名工友说话的时候很兴奋，语气非常急促。

——嘿，扎克！

——噢，嘿，布莱恩！

——嘿，扎克，你知道那个波霸女人吗？她需要你，扎克！你打算什么时候对她动手？

——嗯。

——她正在等你，扎克！你最好现在就去！

——好的，布莱恩，没问题！

布莱恩知道扎克是与众不同的。从扎克大声的自言自语，从扎克踱步的方式，从扎克有点气喘吁吁的呼吸方式，从扎克手臂和身体会突然出现的抽搐，从扎克有点弯腰驼背、像卓别林一样的外八字走路方式，从扎克理解能力不强的种种表现，他知道扎克跟普通人是不同的。他用下流的黄色笑话捉弄扎克。对扎克一番嘲笑之后，他走开了。但这不是最让我难受的。最让我难受的是扎克博取他人欢迎的方式。他想要取悦布莱恩。他渴望得到布莱恩的认可，尽管他根本不愿意去找什么波霸女人。

而现在我说的这些还不是让我最痛苦的。我真应该一把抓住布莱恩的脖子，好好教训他一顿。但我没有，我唯一做的就是逃离了那里。

我一直在逃跑。1983年，闷热的8月里的一天，我在医院手术室的玻璃窗外第一次看到了扎克，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在逃跑。医生和护士们紧紧地围成一圈。扎克浑身是血，他们在他们的手中颤抖。扎克出生的时候比预产期早了十三周半，他只有一磅十一盎司重。他们抱着他，手臂高高举起，就像在捧举祭品。他们抱着这个婴孩的动作是如此轻柔，好像稍微一用力，他就会粉身碎骨，化为尘埃。他的皮肤几乎是透明的，他的手臂似乎轻轻一折就会折成两段。他的手指就像铅笔的笔尖一样易断。他的腿像纸片一样单薄。医生们知道，这个孩子生存下来的概率非常低。我也知道，即便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也没有办法长成我期望中的儿子。除了说他没有办法长成我期望中的儿子，我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说法。我对医学知识几乎一窍不通，即便如此，我也明白眼前这些事实背后的含义：一个提早这么多个星期出生的孩子，他就像一根轻飘飘的羽毛一样没有重量，他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并且会有长期的后遗症影响。

当时，黛布拉和我已经结婚了。她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躺了将近两个月，我正好要去医院看她。那天是周六，我穿了一件马球衫和一条短裤，光脚踩着一双拖鞋。中途，我在一间便利店前停了下来，买了一罐健怡可乐和一包薯片。我完全没想过，我到医院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分娩。当看到扎克浑身是血地暴露在手术室明亮的灯光下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吃东西。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陌生人，只是偶然经过那里，走错了房间，从玻璃窗里看到一

个我不认识的陌生女人在生孩子。我对发生的这一切毫无感觉。更没有任何做父亲的感觉。我一点也不想尖叫，我只想走开，而这还不是全部。

在我到医院之前，另外一个血淋淋的小家伙已经被医生从子宫里拉了出来。他就是扎克的双胞胎哥哥，格里。他比扎克重三盎司。他比扎克早出来三分钟。正是这三分钟，还有他在子宫里的位置，让他的肺发育得比扎克的完全。他没有办法自己呼吸，但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氧气流向他，保护他的大脑不受损伤。扎克的肺没有发育完全，因此没能在那重要的最初时刻为大脑提供足够的氧气。

脑部受损就像一团斑驳的迷雾，有的地方你永远无法看清，有的地方则清晰可见。扎克最终还是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早产后遗症的影响。他喜欢用简单的只言片语与人交流，大多数时候都是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有的时候，他在不经意之间就能成为开心果，因为他总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但他的智商却让他被归到了有智力缺陷的一类人中。为什么要掩饰这个事实？我儿子的智力确实有缺陷。

三分钟的时间，足以让你把一个鸡蛋煮熟。三分钟的时间，足以让你从邮箱里取出晨报。三分钟的时间，足以让你把洗碗机里的盘子清空。三分钟的时间，足以让你把剩饭剩菜重新热好。三分钟的时间，足以让你打电话叫中式外卖。三分钟的时间，足以让你吃完中式外卖。三分钟的时间，足以让你处理生活中的任何一件琐事。

一个月之后，格里可以自己呼吸了。扎克则待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他弱小的胸口剧烈起伏，从来没有平缓过，在他的脉搏里剧烈跳动着的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一种不愿意就这样死去想要活下来的渴望**；他经常需要辅助供氧，一根绿色的管子插进他的嘴里，还要用胶带固定住，以防从鼻孔里脱落。两个半月之后，养得胖乎乎的格里，欢欢喜喜地出院了。扎克则在医院里又待了七个半月，其间数次接受插管疗法，这个词和其他的医学术语一样有一种临床的美感，正是这种美感掩盖了其背后的真正含义：将一根塑料管沿着扎克的气管插进去，一直到他的导气管，这样才能保证他能呼吸，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哭喊着，却流不出眼泪，小小的生命剧烈地颤抖；即便是成年人，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格里慢慢地会坐、会站、会走路。出院回家之后的一年半里，扎克仍然无法脱离辅助供氧设备，他的婴儿床放着滤毒罐，报警监视器长时间开着，以防他的呼吸和心跳发生骤减。

格里进了费城美术馆附近的贵格会私立高中，随后又进了大学。现在，他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扎克进了那些专为有严重教育障碍儿童设立的私立学校，随后又加入了高中的自立项目，他在那里学习职业技能和基本卫生工作，比如每天刷牙，每天使用除臭剂。想要活下来的强烈欲望让格里拥有了许多，虽然扎克也强烈地渴望活下来，他却一无所有。

扎克拿到高中文凭后，黛布拉和我为他举办了一场毕业庆典，

这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事件。扎克从来没有达到过任何正常的要求。庆典举办得很隆重，有将近一百人参加，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这都是因为扎克被人们真心地喜欢着，他总是能得到人们真心的喜爱。我从主桌上起身，向来宾敬酒。“今天，扎克从高中顺利毕业了！”我大声宣布。在场的人先是欢呼，然后站起来大声地鼓掌，掌声经久不息。那天晚上，他收到了许多礼物，礼物在桌子上堆得很高，就像篝火一样。那天晚上，扎克是整个银河系的中心。我很想知道，他未来是否还能有这样的时刻，因为他的未来不会有结婚典礼，不会有孩子出生纪念日，也不会有金婚纪念日。我知道格里的未来都会有这些。我也知道，扎克的未来也许只会充斥着把食品杂货用袋子分装这件事。

## II

我抵达位于费城核桃街的布鲁克斯兄弟商店时，发现扎克已经提前到了。他刚下班，工作很累。店里的圆桌上放着一打又一打的裤子，还有像冷盘一样摆放整齐的各种条纹和纯色领带，挂在裤架上一排又一排的卡其裤和法兰绒长裤，有无褶款式，有翻边和不翻边的款式，扎克看得眼花缭乱。他俯下身子，去摸一条领带。他总是先注意到领带。在很小的时候，扎克就坚持要帮爷爷和叔叔选领带。当时，他在一条印着鲸鱼图案和一条经典条纹领带之间踌躇。从那以后，每年的圣诞节，他都会要一条领带。他已经得到了很多条领带，其中一些甚至到现在都没有拆封



使用过。遇到陌生人时，他总喜欢问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问对方是否会系领带去上班。其他的几个问题常常是：“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里上班？”“你开车去上班吗？”“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他从来都不会忘记这几个问题对应的答案。一年里，他会给几十个人打电话，祝对方生日快乐，有的人甚至是二十年來未曾见过面的。他是生日王，现在许多人为了避免因记错生日而出现不必要的麻烦，都会打电话给扎克来确认自己是否记错了生日。扎克从没有出过错，那些人也就不再花心思去记了。

看到我，扎克很开心。扎克并不知道如何去假装，因此，他是诚心欢迎我的到来。我和他不一样。我总是害怕自己会出洋相，神经总是绷得很紧，因为轻微双重人格的负面影响，我有的时候喜欢应酬，但大多数时候却容易焦虑和沮丧。每天早上，我的妻子丽莎都要确保我是否服用了氯硝西洋、文拉法辛、安非他酮和拉莫三嗪制成的特制鸡尾酒，她担心我不服药会情绪不稳定。

——哦，嘿，爸爸。

——嘿，扎克。工作怎么样？

——很好。

——你装了许多杂货吗？

——是的。

——你和顾客说话了吗？

——那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今天是周五我认识的人要到周六两点左右才来因为那是我的班次开始的时间有的时候他们等到周日做完礼拜才过来。